

大乘三系——性空唯名（二十）

清風明月

染、現證「空」的實境，從何下手？

要如何才能現證「空」的實境？這就必須靠「修行」了，它必須透過「定力」的基礎所激發出來的「慧力」，方才能觸到它。「定力」最主要是要伏下我們蠢動的貪瞋癡、欲念以及紛飛的妄想，這內容包括「無記心」，他們一樣都「觸」不到這一層，所以學佛要以主動積極，自動想要達成的心去修學。因此我們尋求一條捷徑，希望透過出家的種種學習而到達目標，讓修行變得有意義，我們勢必要圓滿它。

若在學習的過程中，有意縱容自己，或者不警覺自己俗化的心（在追求名利上下功夫等），那離佛道就愈來愈遠了。世尊說一切法是以「空」為終極，也就是說「空」是佛法的本義，佛法說的「義」是就著世間事實的存在，不是背離世間存在而說出來的道理。佛陀證悟了這一份真實，所以我們該以「聖教量」來作為理念的引導，到達目標。我們都知道「人」活到相當的時候，

必定會「死」，所以佛說：「我的生命不是永恆的，我必定會死；我的生命將以死亡結束。我的生命是無常的，我的死亡是必然的。」¹一切存在都是虛妄，一切法都是無常，一切法都是空性。

佛法如何談空？我們先以空為基礎再談到其他。常聽人說「不二」，「不二」就從「空」談起，大乘佛法講相即（不二），佛法如果不是從「空」建立一切，不可能不二，要理解不二，先從空開始，空也是佛法重要的法義。學佛是對著今生所理解的世間缺陷、不可愛，要放下世間，想要有另一個層次的建造，所以我們出家了；這個生命內涵有積極性，要開發的，依循佛法的引導，我們發現了，就著身心可以開發出不同的領域——擁有怎樣的身心狀態，便在其中理解到此番身心的感受，當下的感受即形成一番的世界，因此當從此處下手努力調整。

世尊告訴我們，這個世間，乃至我們的身心是「空

「的、假的，它只是短暫的存在。人往往自以為了不起，當一個「念頭」升起時，以為這一念心包天地跨山海，實際上「人」是渺小的存在，然而很多時候，當自我膨脹時的那些感受、判斷、作為，是自己弄不清自己的據點。整體來說，不管你修哪一個法門，最後都指向自我身心的放下、勘破，是放開情緒、清楚確定看到它的真實，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在這上頭多加油。

當我們明確知道「身」不可依，「心」又是剎那滅，「五受陰是本行所作，本所思願，是無常、滅法；彼法滅故，是名為滅」²。無論是有情或是器世間，都在「滅」的過程中前進，一切法的本性都是「滅」，只是我們凡夫都滅了再生、又生、又滅，因此一直處在凡夫階段，到達不了寂滅的狀態。

我們必須在佛法上主動深入去理解，慢慢掌握到身心，知道如何向要突破的事實去逼近。比如說，念佛就是為了突破自我堅持的據點，「念佛」到達最後的一心不亂，就達到了最後的臨界點，在定心現起的過程中，自然的「能念心」的干擾性、牽扯力就歇下來了，到這時「念佛」的力量才現前。所以說「念佛」決定不是老佛的事，每一個人都必須「老實念佛」，老實就是念佛的修行核心。所謂「老實」是能在妄想紛飛當中，抓住乃至耐得住那一個「點」，雖被妄想干擾還是堅持必

須要「念佛」，以這樣來說「老實」，表示這樣的功夫該當如何突破干擾力的蠢動和障礙。

當然你要在妄想紛飛當中直參「我在哪裡？」也行，事實上，念佛並不容易，但一定要切記，必須要有行持方才有果證。若能不斷修學觸境時，能從正念代換前面的念頭，我認為這個方法比較穩當，這都必須下功夫才能有消息的。依我個人念佛的心態是把佛法「拾回來」，佛號不見了，我快速的把它「拾回來」，「拾回來」的意思是它本來具足，因無意間丟失了又「拾回來」，方能倍感親切；或有人是用力作意把佛號「提起來」，用提起的態度表示有力承當。

講到教、理、行、果，一定要有「行」才能得到「果」證。如何在生活的應對中，透過聞法、思惟的過程見到法與身心的相狀，並深層的觀察世間，突破生死的關卡，這是每一個佛弟子必須負起的責任與義務。有人說想修菩薩道，所以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，留惑潤生，發願繼續再來世間廣度衆生。只是，您曾想過凡夫煩惱心重，如何能為衆生擔負業果？在《大般若經》提及修「菩薩道」有它的次第，第一關就是「解脫道」的完成，這必須要削弱（伏）一切的煩惱與雜染，如果在「解脫道」完成中，發願來到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度生，即是「留惑潤生」。

一、佛法的殊勝就在於理解緣起即一切法空無自性

我們說「教理行果」，佛弟子都必須「隨行取證，果方必成」，因此我不多談果德，今天講的主要是期許大家聽經聞法、探討教理之後，必須從實踐的方向去下功夫。實踐的內容包括作務、出坡、禮佛、誦經、打坐等，在法門上，我比較鼓勵大家真心念佛，在固定的時間以念佛為定課。「老實念佛」才能觸到自己紛亂、牽扯的心，並把佛法用在觀察境界上，不斷地觀察外境、觀察內境，多觀察，在觀察時與境界保持空間、距離，才能看到「境界」的種種相貌——緊張、快樂、囂張、跋扈，藉此認識多樣貌的自己，當下再把阿彌陀佛的聖號拾回來，一句句彌陀聖號收攝在心中，到了這個時候方才起步前進。想要到達這個領域，「心」要經過一番孤寂、沉潛的把持，並掌握得住，才能像祖師說的忙時念佛、病時念佛、閒時念佛，他們怎能有如此能耐，靠的就是平常修行的功夫。

透過這樣的認知，我們就該知道應當如何調整自己的身心，調理的好「佛號」就能無時不在，當「佛號」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成為慣性的存在後，就能清明的見到「心」的狀態，在生活的過程中即懂得注意當下。所以

出家修行要的只是這個，並不是要圖個甚麼成就，當心中有甚麼需要追逐時，你要知道你錯了！

佛法總說「一切法空」，如何解釋「空」呢？經典說：「緣起即一切法」，依循此理可以了解「空」的真義，亦可知道《原始佛教》的「生滅空」轉到大乘佛教「不生不滅的空」，就在在此處交代清楚。若從修觀來講，拋開了這些文字思考、推理，從思惟的這一層來說，又是另一個層次，「聞思」的觀境，佛法的殊勝就在於真實、詳細、次第分明的開示這個世間。所以，學佛法門要開的廣，行動下專注，並拿捏得準，在理解視野要放寬，希望各位在這上頭多加的加油。

「緣起即一切法」，亦即一切法無不是「緣起」所生，都在「緣生緣滅」的軌則之中，故說這個世間是「此有故彼有」，如果對於世間的生老病死苦——乃至求不得苦，我們心生厭離，想趣於不生不滅的境界，就必須「此無故彼無」，必須要先熄滅招感這些苦因，才能得到不再生種種苦果。「此有故彼有、此無故彼無」，都是從種種因緣的糾合來說，但一個是「生長義」，另一個是「熄滅義」，我們應該在這上面多加用心思維，「佛法」不是只在文字上的認知，它必要好好的點滴體會。

《印度之佛教》：「若假名相而辯說之」。名相：

「依相取名，隨名言相。」依著世間的種種所呈現的相用，就有種種的名。凡夫就隨「名」而思惟「相」，這是約定俗成的，其實，是有異而相同，如中文獅子，英文lion，名異相同，約定俗成是指對於世俗所成就的事有共通、共同的認知。印順導師說，如果借這些「名相」來辯說，他要說的是把這一些義理，指向我們習慣使用的生活層次裡來的用心，也就是說「緣起」的這些法義，以我們所知道的材料來說明。

「則緣起是無自性，自性無故空，是唯名唯假，唯假名則有；宛然有而畢竟空，畢竟空而宛然有，空有相成不相奪，即緣起之中道³」。這是一切「大乘」法義的基礎，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的「中道偈」——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名為假名，亦即中道義。」就是由這個意義來的，「天台宗」的「三諦三觀」也是由此處延伸出來的。如果你曾經在中國文化領域裡用過心，思惟佛法會有相當獨到的見解，然無論如何，都會以佛法的本意，再做中國文化的適應和講說。

假如我們真想開發自己，一定要有決心，在你心中要有「佛法」，在生活的觀察思考和身心的經歷，需與佛法「相即相契」；在內心裡有著「服膺」的經驗，當下信心、力量就會升起，佛法就成為內心的喜悅。佛法

本來是我們從師長、經典、善知識那兒聽來、讀來的，之後因為內心的相應，生命內容轉化了，佛法變成了生命內在的思惟，成為起心動念看待事情的一個角度。佛法不是背誦的偈頌，而是在生活經驗裡，能觀察、覺知、記憶、閱歷、披尋的那顆心與六根觸對六境時，我們都依循它而實踐。

「緣起無自性」：我希望上課的過程大家不要空過，應該隨聞、認真，雖然我們沒有體證的境界，但每天所面對、經驗的一切生活中的瑣事，都在這「軌則」裡，這些軌則該如何以聽聞的佛法的經驗去作「觀」，是每個人必須常常去檢討、反省的。佛法遍一切處，但它在哪裡呢？它必是在我們的修證當中，方才能夠見到，沒有修行是看不到的。

「緣起」是無自性的，甚麼是「自性」？所謂的「自性」說的是自體就能成就，自體本來具足、常存、圓滿，這些是有實體的——自性。既然是這樣就不是組合而成，不是因甚麼所引來的，是生本如此，非造作的；而佛法講「空」，指的就是自性是空的。

佛法的第一個層次講「緣起」無自性，這一個世間的任一「物（人也含其中、動物）、事」都是「緣起」，乃至我們的生命內容，做的事都因為某一種動機、內容引起某一些過程，消歸到某一個目標而成就某一回

事，這其中有很多內容的組合，所以是「緣起」。只要是「緣起」就沒有單一的自己（個體）就能成就、常存、圓滿的。在眾緣和合下只有因與緣，沒有因緣下任何一個可以拿的準、掌握得住的一個實體，因「緣起故無自性」，沒有自性所以是空。「自性無故空」，這句話出了佛教所說的「空」是指「無自性」，不是說沒有這些「物事」，只是說這些「物事」是沒有它的自性的，所以「空義」不是一切都沒有，而是在一切存在當中沒有它的自性。

一切法是「唯名唯假」，即一切法是「唯有假名」，是人約定俗成給它立名、施設的，從「名」而說「假」，即有名無實義，說明為假。所以「唯名唯假」實際上是同一回事，是經驗裡的共同和需要，形成世間裡共通的一回事，名是約定俗成，所以「假」是安排施設，「假」是對著後面自性沒有實體來說的，要到達真正的沒有實體才是「真」，再深層的講就是「性」，這是佛法的宗要。「原始佛法」在這兒做一個最深刻的歸結，「大乘佛法」則是開啓一個廣面的起點。

一切法「唯名唯假」，只有人間的假名安排、施設建立，沒有實法、實體。而下一句「唯假名則有」：即是「有唯假名」，這樣是否更清楚？也就是說一切經驗裡的存在「有」，都是「假名」，假名當體就是一切存

在；一切的存在卻只有人間的安排施設，雖然這樣在這個經驗的世間「宛然有」，「有」是不可忽視，歷歷存在的事實，當然這話裡還有商榷的餘地，它不是真實的存在，因為它是「宛然有而畢竟空」。舉個例子，今天吃飽了，明明吃的很飽、真的吃很飽，感覺清晰，但下一餐的時間一到又餓了，還要再吃，這就在解釋「畢竟空、宛然有」。我們看看周利槃陀伽他透過掃地，掃著！掃著！就把阿羅漢果位給證著了。從這裡可以看到聖者緣境不一，然而內心見到「法的真實」是相同的，所以說只要用心，「搬材運水」都可以讓我們開悟的。

「畢竟空而宛然有」，這裡顯示的是「畢竟空」的事實，「宛然有」是在這個事實下所揭示事實的時間存在，所以在生活的內容裡要掌握「宛然有」的認真，「畢竟空」的真實。修行，要有「法義」的引導，「行門」方才能持之以恆，不因為情緒的亢奮，而是理性的確定明瞭，做起來才親切有力。凡夫念念都是妄念，而「妄念」裡卻有它不可思議的力量與作用，以這個念到達最後真正的「佛念、無念」。「佛念」當然是要具足善根的因緣，然而，它無法成就佛道，需要修到「無念」，這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？我們都要精進的在「思惟修」裡浸潤、沉潛——在這裡通達，讓念頭更能提得起來。我們知道一切皆「妄」，但不能在一切「妄」中，以

「妄」來舉「妄」，依此不可能達到後面的「真」，事實上也無所謂真、妄，而是當一切「妄」止息後，「真」就展現了，請大家好好用心。

「空有相成不相奪，即緣起之中道」，即空、即有，因空而成有，緣有當下即是空，這即是「緣起中道」的正義。

(一) 修習佛法為的是引導行持達到證悟

說「教」只是緣於引導「行持」達到「證悟」的領域，不為求證而說「教」則空談無義。然教由說而來，說為導行，行為取證。雖然講說、聽聞不見得就是功夫，但是一切「佛法」都從聽聞中來，只是我們要去思考一個問題，會以我是甚麼心態來聽聞佛法？比如之前一直在談「一切法本性空寂」，這不是來自教說，也非只因佛說所以我聽，如果是這樣就很難見真實了。為什麼今天我們要接受世尊的教法呢？因為佛說「一切法本性空寂」，這句話不因佛說它才存在，而是它（一切法）本然如此、一切法沒有真實性。我們說的「法」，固然來自世尊的教誡，但這不是佛創出來的，本來如此，可是我們會覺得我的經驗好像不是這樣，與我似乎不相應，這就關係到「修治」的問題了。事實上就是如此，一

切法本性空寂，為何我的見聞、運用、受納當中卻不是這樣，因為我們對於境界總是充滿分別選擇，在青紅赤白中生起好惡及情緒思考反應，帶來不同的問題。儘管一句一切法本空，多簡單，我們該直接回應「本來就是一切法空」，不是因為佛說一切法空才這樣。佛陀以他修行的功夫突破了曾經與我們相同的困擾，把他看到事實轉達給我們知道罷了，重點在它本來如此。我們「出家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見一切法空性，一直「觸」不到這個點，那就必須收心回來作觀，轉換生活內容的模式。假設你也有親證佛陀足跡的企圖心，那麼就好好的「收心」，否則再也沒有其它辦法了。確定「一切法本性空寂」，不是來自於宗教的神聖領域，它只是以本來自然的實貌存在而已，只要用心觀照經驗，就能有所體會。

大乘經典談「實相」，很多的學佛者談到「空性、實相」，有的會以離去現存的一切，再來追逐一個「實相」去取證，這實在是錯得離譜！「實相」有很多的名稱，如大光明藏、空——只是「實相」更在「空」義的事實上多談。回顧到「空性」顯現的世間相上，相即不離的統一原則上，如果純談教理「空、假⁴（有）」一定是對談，如果不對談，那麼「空」就變成了「偏取空

「，「空」只是在顯示某一個真實，這一份「真實」只是爲了破除我們種種的障礙、誤會。從除障、破迷的意義下談「空」，從「空」的教示下，龍樹菩薩有「八不」的說法，每一個「不」⁵都在否定我們經驗的存在世界。

人總是離不開自己的經驗生活，「經驗」是相續的，從過去延伸到現在展現出種種的軌跡。「經驗」是所有的有情內容習慣認可的境緣，任何人都不能離開，若不警覺、謹慎就會深深的陷落，以它爲真實。只要跳不出這個窠巢，就會有種種的煎熬、辛苦，這時你再怎麼嚮往一個光明的極樂世界，都不可能到達。話說回來，也因爲不是這樣，所以它變的真實而可貴，有其確定可能性，就因爲有著這麼多的陷阱，這一些陷阱就是一大光明藏，爲什麼呢？就在那裡顯示我們現在說明的「佛法」。

有位和尚問雲門文偃禪師說：「佛是什麼？」雲門回答：「乾屎橛」；怎麼能將佛陀出現人間，一代所呈現的意義，與那個「乾屎橛」相提並論呢？在我們的世界裡這是二重不同的領域，這樣不是太侮辱了佛教嗎？然而，在現證的人的內心裡，這樣的說詞有他的真正用意，一個是揭示真實，另一個是他在這一句話裡的悲心

深重，破除我們經驗裡的認可（堅持），這就是我們的窠巢，修行的主旨就在這裡，這就是「實相、空」。

我們必要從現實當中談「實相」，因爲「實相」必然是在一切存在中，爲什麼有那麼多的祖師大德能夠成就呢？現證的功夫從哪裡現起？如果「取證」的材料不是那麼普遍，時間恆存、空間遍在，證果則只有極少數人的機會。若說有一寶藏在某處，但不是普遍、亦不易獲得，這樣則有限有量！而「大乘佛法」說的是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人人皆可成佛，從這裡來看，成就的「寶藏」是遍在一切處，俯拾皆得；所以各位一定要把「修行」用心的焦點，從心外回歸到自己的心身上，從「心」開發才是對的。當然，任何一個人的世間因緣都是不相同的，但是取證的可能性是超越世間的一切差別，人人皆有。所以，我們的起心動念，語默動靜，都有可能撞見它，當哪一天除掉那一層障礙後，就豁破了，即如禪門中說：「六根門頭放光動地」。以此鼓勵大家，收拾好自己的身心，在每一個動靜當中雖都是有爲法，卻與「空性」不相離，談「實相」是「空義」的深化，普遍的指陳使用的一句話，如果「行者」不把它當成教理，只把它當成一盞明燈，那麼在生活中自己當如何蓄積養分，這就看個人的用心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註釋：

1. 果儒編纂，《中文、巴利文對照課誦本·死隨念》（新北市：耿欣印刷，二〇一一年），頁二十一。
2. 【宋】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，《雜阿含經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二冊，頁六十五下。

3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一一年），頁二二一。

4. 「假」就是「有」是這個世間的安排施設。
5. 「不」：破的意思。

佛教弘誓學院「瑜伽師地論」專題講座

一、課程簡介：《瑜伽師地論》「本地分」教學。

《瑜伽師地論》乃唯識根本論典，依境行果次第建立完整而頗俱學派特色的釋尊聖教，「本地分」是其最原初的建構，該論典以心意識切入生命解碼，循聞思修以定心層階次第，廣演雜染、清淨，輪迴、解脫之緣生緣滅。昭慧法師續講「菩薩地」；耀行法師續講「聞所成地」、「思所成地」。

二、教師：昭慧法師、耀行法師

三、上課時間：1. 一一〇年七月十一日、十八日，每日五堂課。2. 課表：「菩薩地」：上午八點二十至十一點十分；「聞所成地」、「思所成地」：下午二點至三點五十分。

四、必備教材：《大正藏》第三十冊

五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一一〇年七月一日

六、上課地點：佛教弘誓學院

七、報名方式：1. 至「佛教弘誓學院」網站「教務公告」

線上報名。2. 至網站下載報名表，填妥後回傳本院秘書室。3. 以電話、郵寄或傳真方式，向本院秘書室索取報名表，並於限期內寄回。4. 報名連絡方式：地址：三二八桃園市觀音區新富路一段六三二巷二十八號。電話：（〇二）四九八七三三五；傳真：（〇二）四九八六一三三；電子郵件：hong.shi@msa.hinet.net；網址：www.hongshi.org.tw 5. 全程參加者優先錄取，非全程參加列為備取名額。

八、備註：1. 因赴本講座而需在本學院住宿者，或因報名擬於本院安居之僧眾，敬請於報名表中註明，以方便本院安排膳宿等相關事宜。2. 住宿期間，須隨眾早、晚課誦、出坡。（此為疫情前公告，請以最新防疫規定為準）